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江湖奇侠传

第四册

平江不肖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江湖奇侠传

第四册

平江不肖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二十一回	浑人偏有浑主意 魃大忽生魃心肠	1031
第一百二十二回	装神灵大念消灾咒 求师傅险尝闭门羹	1038
第一百二十三回	示真传孺子可教 驰诡辩相人何为	1045
第一百二十四回	挡剑锋草鞋著异迹 烧头发铁匠建奇勋	1053
第一百二十五回	老和尚演说正文 哭道人振兴邪教	1063
第一百二十六回	老道甘心作护法 半仙受命觅童男	1073
第一百二十七回	慷慨以赴继志称能 捆缚而来半仙受窘	1080
第一百二十八回	遭危难半仙呼师傅 显神通妖道救党徒	1087
第一百二十九回	喷烈火恶道逞凶 突重围神鹰救主	1094
第一百三十回	堕绮障大道难成 进花言诡谋暗弄	1104
第一百三十一回	春光暗泄大匠怆怀 毒手险遭乞儿中箭	1114
第一百三十二回	救爱子墙头遇女侠 探贼巢桥上斩鳄鱼	1124
第一百三十三回	阻水力地室困双雌 惊斧声石岩来一马	1134
第一百三十四回	见绝技火窟救灾民 发仁心当街援老叟	1142
第一百三十五回	忧嗣续心病牵身病 乐天伦假儿共真儿	1150
第一百三十六回	指迷途郑重授锦囊 步花径低徊思往事	1158

第一百三十七回	避篡夺割切一封书	怜孤单凄清两行泪	1166
第一百三十八回	飞烈火仇边行毒计	剖真心难里结良缘	1174
第一百三十九回	生面别开山前比法	异军突起冈上扬声	1182
第一百四十回	祭典行时排场种种	雾幕起处障蔽重重	1190
第一百四十一回	媚邪鬼两小作牺牲	来救星双雏全性命	1198
第一百四十二回	一棍当前小试身手	双剑齐下大展威风	1206
第一百四十三回	黑幕高张遁去妖道	病魔活跃累煞群雄	1214
第一百四十四回	发孝心暗入落魂阵	凭勇气偷窥六角亭	1222
第一百四十五回	抗暴无人气塞胸怀	倒戈有人变生肘腋	1230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各驰舌辩镜逊于金	互斗神通水不如火	1238
第一百四十七回	病榻旁刀挥如急雨	擂台上鏖打若连珠	1246
第一百四十八回	见奇观满天皆是剑	驰快论无语不呈锋	1254
第一百四十九回	小而更小数头白虱	玄之又玄一只乌龟	1262
第一百五十回	挫强敌玄机仗灵物	助师兄神技有飞刀	1270
第一百五十一回	遭暗算家破又人亡	困穷途形单更影只	1278
第一百五十二回	荒岛上数言结同志	喜筵前一卮奉新人	1286
第一百五十三回	巧计小施奸徒入网	妖风大肆贤父受迷	1294
第一百五十四回	彼妇何妖奇香入骨	此姝洵美娇态殢人	1302
第一百五十五回	客商遭劫一包银子	侠少厌惊两个人头	1310
第一百五十六回	致密意殷勤招嘉宾	慕盛名虔诚拜虎寨	1320
第一百五十七回	壁上留诗藏头露尾	筵前较技斗角钩心	1327
第一百五十八回	灯火下合力卫奇珍	黑洞中单身献绝艺	1336
第一百五十九回	论前知罗汉受揶揄	着先鞭祖师遭戏弄	1343
第一百六十回	悲劫运幻影凛晶球	斥党争说言严斧钺	1351

第一百二十一回 浑人偏有浑主意 蠢大忽生蠢心肠

话说泥金刚走入林中大解去后，忽又有一骑马，从对面驰了来。比及近身，忽向小茂的这骑青骢马望上一望，突然停了蹄，两眼凝注着小茂问道：“我要问你，这骑马你怎样到手的？莫非是从红叶村中盗来的么？”小茂最初经他这么一问，倒大大吃了一惊，还以为是碧娥派来的人。否则，这马上的人定和碧娥相识的。继而转念一想，又立刻觉到：这个猜测是错了，因为碧娥是会武艺的，如果发见了他的逃走，而不肯轻于放走他的，一定要自己追了来，决不肯假手于他人。听说北道上的歹人多得很，恫吓骗诈，无所不至。这马上人大概也是这一流人物罢？倒不要上了他的当。想到这里，胆又壮了起来，即向那人回答道：“这是我自己的马，要你来问什么？什么红叶村绿叶村，我一概都不理会。”那马上人听了，嗤的一声冷笑道：“看你不出，小小的年纪，竟是这般的嘴硬，莫非是一个积贼罢？好，你今天遇着我，可就是你倒霉的日子到了。”小茂怒气冲冲的说道：“你别赤口枉舌的诬蔑人。谁是积贼？谁又亲眼见我做过贼来？请你还是走你的路，少说几句罢。”那马上人这时再也耐不住了，将眼一睁，大喝一声道：“咄，好一个没有眼色的囚徒！你当我是什么人？老实对你说一声：我是这里的做公的，我尽有权可以盘问得你们这班囚徒。”小茂一听这话，倒也有些着慌起来，但

仍倔强着说道：“什么囚徒不囚徒，请你讲得清楚一些。而且任你是做公的，可是我并不犯你，你又把我怎样。”说着，将马一带，意欲向前驰去。但这做公的是何等眼明手快的，不等小茂驰行得一步，即掏出一个绳圈一般的東西，向小茂身上一套。说也奇怪：这个绳圈是做得十分活络的，一套到人的身上，只消将那打结的地方一收，就把那人的身体紧紧的缚住，再也脱身不得了。听说这种绳圈名叫“活络索”，不但是做公人马上的利器，也是那班剪径者的无上法宝。当时那做公人把小茂缚住以后，即一面像牵弄猴儿似的，牵了小茂向前直驰。一面笑嘻嘻的说道：“好，不要多讲了，还是乖乖的跟了我，到县中走一遭罢。”小茂这时身不由主，又恐一度抗拒，反要跌下马来，也只得跟了他向前驰去。按下慢提。

再说那泥金刚大解以后，从林中走了出来，忽然不见了小茂的人和马，心中不禁大怒，顿足骂道：“好一个不讲信用的小子。既已答允了俺，陪伴着俺同去。怎么乘俺解个溲儿的当儿，又一个人溜走了？俺如果再捉住了他，一定把他斩尸万段，誓不甘休。”骂了一会，也就上马。偶向前面一望，只见在这官道上，隐隐露见两个黑影。这不是两骑马在前驰行，又是什么呢？他不禁又骂上一声：“好一个无信的小子，原来被他的同伴拉了去了。但俺一定要追上去向他问个明白的，他就逃入龙王庙，俺一定要追进水晶宫。”这浑小子一时上了气，竟什么也不管，连找寻妹子的正事都抛在九霄云外了。狂挥一鞭，向前驰去。可是他虽连连挥鞭，不顾命的向前跑着，自以为是快极了，不道前面那两骑马，也同他一般的快，竟是望尘莫及。害得这浑小子，只是在马上连声极嚷，两手乱挥，没有什么法子可想。好容易，总算进了县城了。因为街道狭窄，行人拥挤，这两骑马也就缓了下来。但是他为行人所阻，也是欲速不得。因之，他这两手更是挥得厉害，声音更是嚷得响亮，累得一街上的人都笑，还当他是疯子。

一会儿见那两骑马已在前面停了下来，他不禁大喜欲狂道：“原来你也有停止马蹄的日子，如今看你们再逃到哪里去。”他这时也不管撞

伤人，或是闹出人命官司，只是催着那马，向人丛中驰了去。可是当他到得那边，那两骑马上的人早已下马，并向一座巍峨的广厦中走入，两骑马早有人牵去了。他见了倒又有些着急起来，忙一壁下马，一壁大喝一声道：“咄，你们二人且住步。你们想逃到哪里去，俺老子已追了来了。”那做公的牵着小茂，正向里边走去，忽听有人在门外大声喝着，不免一齐回过首来。那做公的还没有说话，泥金刚却一眼瞧见小茂拦腰系着的这个活络索了，虽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已明白小茂的逃走，并不是出于自愿。便又咦的一声，喊起来道：“怎么，原来你是被这人劫了来的，俺还疑心你是私自逃走呢。咄，你是哪里来的恶汉，竟胆敢把俺的朋友劫了来。如今俺老子已经赶到，誓不与你甘休，还不赶快把他放了。”说着，一个箭步，便向里边蹿了进去。

那做公的虽还测不定他是什么人物，然而哪里由得他如此放肆，便一声大喝道：“咄，休得撒野。你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岂容得你乱走一步来。”同时，里边又有几个穿青色长衣的人，也向他这们吆喝着。泥金刚却仍是摸不着头脑，只冷笑道：“嘿嘿，你们还以为俺参不透这种行径么？难道这不是强盗窠，还是什么好地方。”这话一说，不但是先前那个做公的，凡是立在门边的那几个青衣人，一齐怒形于色，嚷了起来道：“反了，反了！这是哪里来的大胆狗男子，竟敢含血喷人，把知县衙门当作强盗窠来。”泥金刚这时倒也吃上一惊，暗想：这从哪里说起，这里竟是知县衙门，怪不得有如此的大气派。但他究竟是个浑人，依旧一点也不畏惧，大声说道：“就算是知县衙门，又待怎样？难道可以平空把一个人劫了来么？”那做公的这时倒也瞧出他是个浑人了，声气比前和平了许多。好像故意和他作耍似的，笑嘻嘻说道：“就算是我平空把他弄了来的，你又待怎么样。”泥金刚气愤愤的，说道：“这还待问，当然要凭着俺这两个拳头，把他抢了回来。”说着把个拳头在空中一挥，似欲实行拦劫的举动。那做公的却又把臂一格，将脸一沉，说道：“我劝你不要再发昏了。他是一个盗马贼，你难道不知道？你如今竟欲把他抢了回去，莫非也是他的同党么？”这时小茂也向他喊道：

“朋友，休要如此。这是我的事，与你不相干的，请你还是干自己的正事去罢。”泥金刚道：“那么，他说你是盗马贼，这句话究竟对不对呢？”小茂道：“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过请你尽管放心，我自有洗刷我自己的方法。你还是去找寻你的妹子要紧，免得为了我误了正事。”泥金刚道：不，这不是如此说法的。俺最初既承你的情，肯陪伴着俺同去找寻俺的妹子，这在你是何等的有义气。如今你出了岔子了，俺倒抛了你不相顾，反自去干自己的事情，这不是一种无义的举动么？如果被天下人知道了，不是都要说俺泥金刚是个无义的男子么？”说着，又抢前一步，似欲向那做公的用武了。

这时这班做公的，再也容不得他如此撒野了，即一声喊，一齐围了拢来。都道：“看他这种穷凶极恶的样子，谅来定是这盗马贼的同党，不如一并把他拿下了。”可笑这浑人到此地步，倒又突然的想出一个浑主意来了。暗自想道：俺如果被他们一并拿下，这于俺的朋友，是一点没有什么益处的，还不如暂时忍一口气，走了罢。然后再窥探得俺那朋友囚拘的地方，乘夜去把他劫了出来。谅来在这小小的鸟县中，那牢门不见得是怎样坚固的，凭俺这点气力，还有上几手功夫，一定可以得手。这不是一个绝妙的方法么？”主意想定，便把两手一拱，向众做公的说道：“对不住得很。这是俺一时太鲁莽了，还请诸位海涵，放俺走了罢。老实说，俺和他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犯不着管他这种闲事呢。”众做公的见了他这种前倨后恭的样子，益信他是个浑人，不禁都笑了起来道：“原来也是这样不中用的一个脓包。好，好！我们譬如把一个乌龟放了生，就让你走了罢。”泥金刚一听这话，也不再说一句话，便好似逃一般的，拔足就跑。害得众做公的不禁又都大笑起来。

泥金刚一到外面，却又住了足，牵了自己的马，悄悄的走入附近的一家酒楼中，将马交与店家后，便登楼饮起酒来，他的座位，恰恰当着窗口，所以对于街上的一切，竟是一目了然。一会儿，只听得街上起了一片人声，忙偷偷向下一瞧时，只见小茂脚镣手铐的，又被那做公的从衙门中牵出来了。同时，街上人也纷纷的议论道：“这是一个盗马贼，

已被县官判决，现在送去收监的。你瞧，后面牵着的那匹青色马，不就是他的贼赃么？咳，看不出这般小小的年纪，相貌也生得很不错，竟会做起贼来了。这真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泥金刚等待人声稍远，方始走下楼来，托言是出去小溲的。好在他有一匹马，交在柜上，决不怕他逃走，所以也没有人去拦阻他。他到得街上，略将步儿加速，也就恰恰混入这一丛人群中，倒没人疑心他是来作探子的。这监狱距离县衙门也不远，不到一刻，早就走到了。在将小茂带入监中，大众乱哄哄的伸头瞧看之时，他却把这监狱的形势，细细相度了一番。觉得果然不出他的预料，这监狱也简陋得很，墙壁并不十分高峻，只能拘押几个寻常的囚犯。倘捉到了什么江洋大盗，也送到这里来，那恐怕就有越狱的事情发生咧。这时狱卒早把小茂收入监中。大众见目的物已失去，没有什么可看了，也就四下分散。泥金刚为免人家生疑起见，忙也跟着他们同走，不敢在狱门前多停留一步。

回到了那家酒楼中，泥金刚却又得了一个主意，觉得这马带在身边，既是惹目，又是不便，不如把它货去了罢。当下请出了掌柜的，向他说了无数好话，总算做成了这注交易，并把酒账算清了。出了酒楼之后，也不敢在街上多徘徊，就找了一家客店住下，专待晚上动手。

好容易，挨到黄昏时分了，大家吃了晚饭，各自就睡，店中已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但是泥金刚仍静静的等候着，不敢就出店去。直待二更已过，方始整整衣襟，从店后的短垣边跳了出去，朝着那监狱所在的方向进行。不一刻，经过一座神庙，泥金刚又突然的发生了一种迷信的观念了。暗想：这监狱看去虽不十分坚固，要走进去并不是件难事，但是我终究只是一个人，狱内却有许多狱卒，如果我进去的时候，一个不留神，事情竟尔闹穿，那倒有些众寡不敌咧。不如求求神灵默加佑护罢。当下即在路旁跪了下来，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又默默的祷告了一番，方始起身复行。

这在他这们的叩头祷告，虽不能说是无聊的举动，但也不过向自己作上一种安慰，借以壮壮胆力罢了，并不真的希望就有神灵来暗助的。

谁知当他到得狱门前一瞧时，使他惊得什么似的，方更信神灵是的确有的。神灵的灵通与威力，真是不可思议的。而他刚才所磕的三个头，和一番默默的祷告之词，尤其是不妄费的了。原来这狱门竟不待他撬启得，已洞直的开启着，好像是特地开了迎接他进去似的。这不是神灵佑护他，特地暗显神通，又是什么呢？可是转念一想，又疑心这是狱卒们的一种诡计，特地诱他进去的。不过他的要来劫狱，除了他自己之外，可说是没有一个人知道。那狱卒们不是未卜先知，又怎会知道呢？想到这里，复又为之释然，即大着胆走了进去。等他到得里面，更是十分吃惊了。只见在这黯淡的淡光之下，照见七八个狱卒，都是手足被缚，横七竖八地睡在地上，不禁暗自想道：神灵真有本领啊。他竟不要我费上一点力，替我代行动手了。他当下也不去理会这班狱卒，便急匆匆地向前走去。可是又发生了一桩困难问题，便是小茂究竟被囚在哪个囚室中？他是一点也不知道啊。然而这个困难问题，不必要费上他几度的忖虑，不久便又很容易地解决了。因为当他正在思虑的时候，偶向前面一望，忽又瞧见有一间囚室的门，似乎洞启着在那里。不觉灵机一动，暗道：神灵既已暗加佑护，替我开启得狱门，捆绑得狱卒，难道反在这个问题上，把我难上一难，要我自己去解决么？这是不消说得，决计不会有这么一回事的。那前面洞启着的这间囚室，一定便是小茂所居的这间囚室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的了。他一想到这里，便三脚两步的赶到那间囚室之前。

果然没有瞧错，的确是洞启着在那里。再向室内走去，借着门外那盏灯所发出的光力，已足瞧见一切。里边直挺挺的站着一个囚犯，不是小茂又是什么人呢？他这时真喜极了。然而待他细向小茂周身上下一瞧之下。不觉又微微的有些失望起来。原来这神灵竟小小的和他开上一个玩笑，各事都不必由他费一分心，一分力，完全替他解决了。独有小茂身上的脚镣手铐，却依旧留着，没有把来除去咧。可是他这时也不暇顾及这一层，暗想：这是一点不要紧的。倘然小茂带了这个东西在身上，不便行走，由我驮着他出去便了。反正狱门是洞启着，不必越壁爬墙，

一点可不费力咧。等得到外面，或是用刀，或是用锉，定可把这镣铐斩了去，那就不成什么问题了。因此他只向小茂问道：“谁替你打开这狱室门的，你也瞧见么？莫非是什么神灵么？”小茂听了，把头连点几点道：“大概是神灵罢。刚才我正睡得很熟，忽被一种声音所惊醒。连忙睁开眼来，只见房门已经打开，一个红脸的不知是神是鬼的人，立在我的面前，并向着我微笑。我正想和他说话时，他忽侧耳似向外边听了一听，复向门边走去，霎眼间即已不见。不到多久，便又见你走进来了。照如今瞧来：有红脸人定是一位神灵，莫非是关圣显灵罢？”泥金刚道：“这倒说来有点对的。如今且别去管他，让我就把你驮了出去罢，也不枉神灵的一番佑护呢。”

说毕，不等小茂回话，即把小茂向身上一驮，走出狱室。还没有走完这条甬道，这浑人忽又嚷起来道：“朋友！不对，不对！你且走下身来，我可一步也不能行走了。”小茂倒给他骇了一大跳。忙向他问：“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你一时间又不能行走了？”他听了这句问话，并不立刻回答，先把小茂放下地来，然后弯着腰，皱着眉，说道：“并不为别的事，实因我内急得很，要想小洩了。让我先干了这桩事再讲罢。”这话一说，倒使小茂暂时忘记了现在所处的境地，不禁哑然失笑道：“你的事真多得紧，一会儿大便，一会儿又要小洩了。难道不能稍忍须臾，到了外面再讲么？”泥金刚更把身子弯得下一些，眉儿皱得紧一些。说道：“这是什么事，哪里可以忍耐得的。你在这里略等一会罢，我去去就来的。”就回身向甬道的尽头处走去。才走得几步，忽又回过头来，向小茂说道：“这一回你千万别再走开了。上一回你只走动了一下，就闹出这许多事情来了。”小茂倒又笑起来道：“上一回并不是我自己要走的，乃是人家逼着我走的。如今我当然等候在这里，还会走到哪里去？你放心的去罢。”不料小茂虽是这般说，然而泥金刚的这几句话，却并不是出自过虑，几乎要成为语讖了。原来当泥金刚小洩既毕，回到甬道中的时候，果然失了小茂的踪迹了。不知小茂究竟走到了哪里去？且待第一百二十二回再说。

第一百二十二回 装神灵大念消灾咒 求师傅险尝闭门羹

话说泥金刚小洩既罢，回到甬道中，忽然失了小茂的踪迹。当时见了这种情形，惊讶虽是惊讶，却还不当作怎么一回事，以为小茂或者恐被人家瞧见，又走回先前的囚室中去咧。于是他也赶到那间囚室中，可是不要说寻不见小茂的人了，连小茂的影子也不见一个。然他的浑主意，却偏偏比别人来得多，又疑心是小茂故意和他闹着玩咧。便又叫着小茂的名字，在这小小的一间室中，四下找寻起来。为求周到起见，几乎连榻缝中都要张看一下。这样的找寻了半天，依旧不有一点影踪，他这才有些着急起来了。便把两足一跺，说道：“朋友，这是什么时候，岂是和人家闹得玩的？你如果再躲着不出来，我不但要咒骂你，并连你的祖宗三代，都要咒骂到了。”在他的意中，以为小茂一定不让他咒骂自己和自己的祖宗的，如果真是故意躲着，和他闹着玩的，如今他这们的一说，一定要忙不迭的走了出来咧。谁知，他的希望竟是成空。尽是由他这们虚声恫吓着，连小茂的影子都不见有一个出来呢。于是，他方知道事情有些重大，形势有些紧张起来了。正在这个当儿，忽又灵机一动，想到了一桩事，不觉跺足说道：“我真是一个呆子。现放着这班人在这里，我何不拷问拷问他们？在他们的口中，或者不难得到一点消息咧。”他的所谓这班人，所谓他们，当然是指着被神灵捆绑着的一群狱

卒了。当下主意想定，立刻走了出去。

总算第一个被他瞧见的那个狱卒，不知交了什么坏运。他一眼瞧见之后，连忙走上前去，便不问情由的，俯下身来，先把那狱卒结结实实的打了几下耳光，然后问道：“你可瞧见那个犯人么？他究竟是同着何人走的，并是走往何处去的？快些替我说来。”那个狱卒听了，只眼睁睁的望着他，并不回答一句话。这一来，更加使他动怒了，不免又是重重的几下耳光。一壁骂道：“俺老子和你说话，你怎么一句话也不回答？莫非是瞧俺老子不起么？好，好！俺老子如今已起了火了，定要打得你开了口。”可是，尽他这们的骂着打着，这狱卒仍旧是一个不言不语，只把嘴微微吮动着。这把嘴一吮动，倒又使他恍然大悟了。原来是口中絮着东西，怪不得这小子开不得口来呢。不免暗笑自己粗心，便又说道：“你口中既絮着东西，俺也不来强迫你说话了。不过，这个犯人究竟已经出走，还是没有出走，你总该有点知道的，你不妨点点头，或是摇摇头，用来表示一下罢。”那狱卒一听这话，便把头连连摇着。泥金刚一见他摇头，以为他是表示不知道，忽又动怒道，“怎么说，他出走不出走，你竟没有知道么？”那狱卒却又作怪，依旧把头摇着。这一来，泥金刚更大大的有些不高兴起来了，便厉声说道：“你这么连连的把头摇着，莫非是说我那朋友没有出走，仍在这里么？那么他现在又在哪里呢？好，好！我如今就向你要人，如果交不出人来，誓不和你甘休。”说完这话，又举起粗大的拳头，在那狱卒的浑身上下，重重的打上许多下。

正在这纠缠不清的当儿，忽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种极清朗的声音道：“薛小三听着，这件事完全与他们不涉，你不要再和他们厮缠罢。他们今晚失去了狱卒之尊，这们的被人捆绑着，已是怪可怜的呢。”这几句话，却又把他立时提醒了。暗想：如今在说话的，定是那位神灵。只怪我一时粗心，倒把他老人家忘记了。大概是怪我没有身离险地，就撇下我那朋友，管自前去小搜，作事太无诚心了，所以把我那朋友摄了去，小小示警于我呢。也罢，我如今就跪下来求求他

罢。说不定他立刻又会把我那朋友送了回来呢。想到这里，他也顾不得什么了，立刻跪在地上，喃喃的祷告起来，无非是一派悔罪求恕的说话。可是说也奇怪，这神灵竟是灵验无比的。当他没有祷告得许多时，头还俯向地上没有抬起来，陡觉有一件重甸甸的东西，向他身上一压，好像有一个人驮在背上了。接着，便听得和先前一样的那种清朗的声音，又在后面发了出来道：“薛小三听着：如今你的朋友已驮在你的背上了，赶快向狱门外走去。我神一面佑护你们，一面替你们在前引导便了。”说完这话，只见一个黑影一晃，那神灵就展动着伟大的身躯，向前疾驰而去。泥金刚一见，便身不由主的立了起来，飞也似的追蹶在后。

这样的出了狱门，经了大街，又相率缒城而下，顷刻间已到郊外。那神灵行走如飞，倒累得泥金刚出了一身臭汗。正在气喘如牛的当儿，忽闻那神灵止步说道：“如今我们总算已经出了重围，就在这里休息一下罢。”泥金刚巴不得有这一句话，忙停了步，把小茂放了下来，却又向那神灵请问道：“不知大神是何神号，乞即示下？让小子等以后可制位供奉。”那神灵听了这话，忽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我真是神灵么？那你未免差若毫厘，谬以千里了。”泥金刚道：“既不是神灵，那恩公又是什么人，也请明白诏示？”那人又哈哈大笑道：“你不认识我么？我的道号，唤作笑道人。因为知道周小茂是孝子，特地前来保护他的。至于乔装作这般模样，不过使狱卒们疑神疑鬼，认不出我的真面目罢了。”停了一会，又顾着泥金刚，带笑地说道：“你这小子虽嫌傻了一点，但是为着朋友，却能实心实意，煞是令人可爱的，有了这一点基础，将来无论学习什么，不怕不成大器。不过你现在还有自己妹子的事情没有了，须赶快去料理着。等到了清以后，可来到华山上面，那时我自会会着你，倒很想把你收作一个徒弟呢。”好一个傻小子，居然福至心灵。一听这话，立时口称一声：“师傅在上，弟子有礼。”爬下身去，恭恭敬敬的叩了三个头。可是立起身来，还顾着小茂，露出恋恋不舍的样子，似乎不肯就去干他自己的私事。笑道人却早已瞧出

了他的心事，又笑上一声道：“傻小子，别这般的恋恋不舍了。你们将来自有会合之期，现在你且去干你自己的私事。只要向着东南方行去，自会和你的妹子会见。至于他这里，不但有我在暗中随时保护，并有两位侠士随后即到，可以结伴同行。这一路去，大约可以安抵云南，不致再有什么危险发生罢。”这傻子这才没有话说，和笑道人、周小茂互订后约而别。

这边周小茂既有笑道人保护着，云南指日可到，他的事情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不必再枝枝节节的写下去。可是在上文中，曾说到赵五被余八叔挫败以后，即偃旗息鼓而去，只是在临去的时候，还对余八叔说上一句“十年后再见”的话。后来因为由赵五叙述到他的师傅李成化，复由李成化叙述到长春道人身上，一个大岔岔了开去，竟写了好几万字的闲文，对于此事却始终没有一个交代。在下也自知这支笔太散漫了，现在且收转笔锋，再从这里写下去罢。

且说赵五在余八叔手中，跌了这们一个大斤斗，既折了自己的威风，又断了生财之道，心中当然是十分不甘心的，所以在当场就说了一句“十年后再见”的话。在他的心中想来：他的本领并不算怎样的低弱，余八叔现在虽是比他高强，居然把他挫败了。但他如能再下十年的苦功，一定可反把余八叔打败，复了此仇呢。可是他方离开了这个场所，向前走了几步，却又有些踌躇起来，不禁暗自想道：就算是我肯下这十年的苦功，但是不得名师指点，这十年的工夫也是白费的，恐怕依旧是无济于事呢。那玄帝观的老道李成化，虽是我的师傅，并有不少的惊人的本领。但我们师生之间，感情并不见佳。那一次分手的时候，现象更是恶劣，差不多像被他撵了出来的。如今我铩羽归去，他能把我留在观中，已是万幸了。如果再要求他传授高深的本领，不见得能够做到罢。但是付了一会，丢了这条现成的门路不走，却再要去访求名师，未免是个傻角了。而且无论双方的感情是怎样的恶劣，师生究竟是师生。一旦听得自己的徒弟忽地被人打败，这在任何人都要跳了起来的，下面就自然要连带的讨论到复仇的问题。在这上头，说不定反可改变了师傅

平日的心理，得到他的怜悯呢。他这们的一想，胆子也就大了起来，立刻离了湖南，向着山东潍县进发。

不一日，已到了玄帝观前。却也作怪，李成化好像是预知他要到来，并知他是十分狼狈而归的，早在观门之前，贴上一张示谕似的东西道：“凡不肖门徒，在外行为不端，辱及师门者，可弗在此逗留，即进谒亦拒不相见。此谕。”赵五虽是一个粗人，也曾读过几年书，这张手谕上的几个字是识得的。看了之后，不觉为之气沮，暗道：坏了，坏了！这张手谕，不是明明为我而发的么？早知如此，我倒不该有此一行了。既而又转念一想道：不对，不对！这恐怕只是我的一种过虑罢？我在湖南所干的那桩事，在长沙湘阴一带，虽是闹得人人皆知了，然这里离开湖南究竟很远，哪里会传播过来？师傅又哪里会知道呢？而且这张手谕，看是口气十分严厉，其实也是普通得很，为一般门徒说法，不见得是专为我一人而发罢？他一想到这里，胆气又为之一壮，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向观门内走了进去。刚刚走得没有几步，即有一个道童模样的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拦住了他，大声斥道：“你是什么样人？胆敢不得观主的许可，擅自走进观来。咄，还不止步，还不替我赶快滚出去么？”赵五听了这话，忙向那道童一瞧时，却早已认出他就是师弟了凡。便道：“嘿，了凡师弟，你怎么连我都认识不出，竟用这般的声口来对付了？”这话一说，了凡这才又向他的脸人仔细一瞧，却仍淡淡的说道：“哦，原来是师兄回来了。怪不得师傅这几天曾吩咐我，说是如遇师兄来时，不必与他通报，并不准在观内逗留片刻。他大概是预料到你日内定要到来的呢。”赵五料不到师傅竟会预先有这们一番的吩咐，不觉大吃一惊道：“师傅真是这般的吩咐你么？”了凡愠声道：“不是他这般吩咐，难道还是我捏造出来的么？”而且为了此事，观门外还贴上一道手谕，你难道也没有瞧见么？这一来，可把这事加倍的证实了。可是，路远迢迢的来到此间，竟连师傅的一面都不能见，就立刻退出观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甘心的。所以他只得像恳求似的，又向了凡说道：“这恐怕是他老人家一时的误会。只要我能和他见上一面，很详细

的说上一说，一定可以解释明白的。如今请你可怜我，替我进去通报一声罢。”了凡连连摇头道：“这可不能。师傅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既这般的吩咐我，这还有什么话说。我就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替你通报。不立时撵你出观，容你在这里逗留片刻，已算是我们师弟兄的一番情分了。”正在这个当儿，又听得师傅李成化在里面怒声说道：“了凡，你在外面和什么人说着话？如有那些不相干的人，硬要走进观来，你只要把他撵出观去就是了，又何必和他多说呢。”了凡听师傅已在发怒，忙向赵五连连摇手，一壁即走了进去。

赵五这时倒已横了一个心，暗道：既来之，则安之。无论他们怎么的驱逐我，我是一定不走的了。倘能再和师傅见上一面，就是教我死也甘心。当下在门内地上坐了下来，表示一种不走的决心。但是，依旧没有人来瞅睬他。就是那些李成化的门徒，在观门内出出进进，内中还有几个是和他相识的，也连正眼都不向他瞧一瞧，似乎没有他这个人坐在地上似的。这明明是受着师傅之教了。还亏了凡时常偷偷的拿出些食物来给他吃，方始能使他坚持下去。这样的已过了三天。当他在十分失望的时候，也屡次想要拂袖而去，不必再等着在这里了。心想，难道除了李成化之外，便没有别的名师可从么？不过转念一想：我那师傅本是十分古怪的一个人，今次这般的见待，或者是故意试试我的忍耐功夫的，否则他如果真的不要和我见面，那见我到来，把我撵了出去就完了，又怎会仍许我在这里逗留呢？所以我如果一个小不忍，竟然拂袖而去，不免反堕在他的计中了。而且外面有本领的人虽是很多，然有几个真能及得上我的师傅的。我如欲实践十年后复仇的这句话，非得苦苦的缠着他，要他再传授我一些本领不可呢。

这天的下午，他又听得李成化在里边说话，并且似乎就在那院子中，和他距离得很近的。他这时也顾不得什么了，立刻立起身来，向里边奔了进去。只见师傅果然立在院中，和着一个门徒谈着天。一见他奔进院来，马上把头摇了几摇，露着十分厌恶的样子。待要躲避时，赵五却早已赶上一步，抱着他的腿，跪了下来。只气得李成化连